



歷史故事叢書

辽太祖阿保机

河南人民出版社



姚大祖阿保机

姚大祖著

历史小故事丛书

辽太祖阿保机

买 群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郑州

两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的一种。它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契丹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激烈而复杂的斗争。杰出的政治家阿保机以他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平定了旧贵族的多次武装叛乱。接着他南下幽州，北灭渤海，雄踞一方，声威大振。书中特别称赞他博采众长、谋事周全、知人善用、用而不嫌的可贵品格。该书文字通俗压畅，故事引人入胜，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国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和饶有风趣的独特习俗。

历史小故事丛书
辽太祖阿保机
买 群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开封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3.125印张 43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6,001—25,235册

统一书号 R10105·128 定价0.40元

目 录

- 一 契丹崛起 (1)
- 二 诸弟作乱 (5)
- 三 刺葛兵叛 (16)
- 四 北征歼敌 (27)
- 五 延徽辅政 (36)
- 六 盐池伏兵 (48)
- 七 幽州激战 (58)
- 八 望都合围 (66)
- 九 博采众长 (75)
- 十 亲征渤海 (83)

一 契丹崛起

古往今来，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流传下来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以后，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辽河上游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契丹族。在契丹族的部落里，就有一个长久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大意说：在很久以前非常远古的时候，有一个魁梧健壮、英姿勃勃的青年男子，乘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沿着土河往下游而来；同时还有一个相貌端庄、赛过天仙的少年女子驾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大青牛，沿着潢水也往下游徐徐而来，到了木叶山地方（今辽宁境内），这里正是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这一男一女恰巧相遇，两人彼此之间都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就婚配成亲，建立起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后来，他们生下了八个儿女。就这样，这一对夫妻的儿孙们也就越来越多，终于形成了八个部落。

这一段美丽的神话故事，虽然仅仅是传说，但



是，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契丹族早期发展中的某些历史痕迹。它告知我们：契丹族最初是由“白马”和“青牛”两个原始氏族所组成的小部落，随着人口逐渐繁衍而分裂成为八个儿女氏族，然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八个部落。这就是历史书上记载的契丹族的“古八部”。

契丹族人后来常常有宰杀“白马”和“青牛”作为祭祀祖先和神的风俗，恐怕就是根据这个神话传说而来的。这种长期保留下来的习俗含有祭祀祖先不忘本的意思。

契丹族人民经过了曲折而缓慢的发展道路，到了公元十世纪初年的时候，中原地区正处在五代初年，各地藩镇军阀纷纷称王称霸，为争夺地盘而长期混战的局面。契丹乘势在我国北方崛起。

公元907年，多智勇而又善骑射的耶律阿保机被选为契丹族部落联盟的新首领。此后，他在统一契丹八部，建立契丹奴隶制国家的斗争中，经过了与氏族旧势力之间的反复激烈的较量，最后击败了旧贵族集团的武装叛乱，终于在公元916年，胜利地建立起契丹奴隶制国家（后来改称辽）。耶律阿保机就是辽国第一代开国君主，即“天皇帝”辽太祖。

从此，地处辽河两岸的契丹国家，在我国历史舞

台上活动了二百多年，和当时的北宋、西夏并存。公元1125年春，金和北宋联合对辽进行夹攻，金军俘虏了辽的皇帝，辽灭亡了。

二 诸弟作乱

公元911年冬末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沉的，呼呼的东北风象撒开缰的野马穿过空旷的草原，一个劲地刮个不停，而且风势愈来愈大，一场风暴临近了。

在这冷风刺骨的严寒季节里，北国草原上的人们都早早地钻进了自己的毡帐里安歇了。偶尔还可以从随着阵风抖动的毡帐里，看见透出来一丝微弱的亮光。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黑影猛地闪了一下，一头钻进了安端的帐篷里。

安端是阿保机的老五兄弟。是谁在这风紧夜静的时候，不避风寒来他家串门呢？

提起此人，部落上下不论男女老少都怕他三分。他便是阿保机的二兄弟，名字叫刺（lǎ）葛。阿保机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第二年，为了更有效地对部落贵族实行控制，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管理贵族“政教”的官——“惕隐”。刺葛就当上了第一任“惕隐”。凡是部落贵族之间发生什么纠纷或

是哪个人敢有什么越规行动，都由刺葛负责处置。所以，他手中的权力相当大。可是，刺葛就利用这个方便，暗地里纠集一班人马，终日里在部落里寻衅闹事，为非作歹，而且逐步发展到要和阿保机争夺权力的严重地步。

这一天晚上，尽管风大寒冷，他还是鬼鬼祟祟地窜出来，钻进安端的毡帐里。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对安端说：“你三哥、四哥随后就到。”话刚落音，老三迭（dié蝶）刺、老四寅底石一前一后也都钻进帐来。

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安端的妻子出门还没有回来，帐里也没有其他闲人。他们弟兄四个就团团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嘀咕起来。只听刺葛说道：

“大哥阿保机当上部落首领，已经是五个年头了。他手中的权力也愈来愈大，按照部落里选举的老规矩，咱们弟兄们都有份选上“可汗”（即部落联盟的首领），可是，阿保机向来就不提部落选举的事。照这样下去，哪还有咱几个出头之日！”接着刺葛就进一步煽动说：“眼下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咱们弟兄几个一齐动手闹腾起来，才能夺得权力！”刺葛越说越激动，身子一跃就从地上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拳头在他几个弟弟面前上下挥动，并恶狠狠地大声嚷道：“该动

武的时候就得动动武！”

毡帐内兄弟几个叽叽喳喳，声音一阵低一阵高，时而是咬牙切齿愤愤不平，时而是口出狂言忘乎所以。就在刺葛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安端的妻子粘睦（mù木）姑从外边回来了。她一走近毡帐，就听见里面乱嚷嚷的。她想天黑夜晚哪儿来这么多人在说话？她出于一时的好奇心，就蹑手蹑脚地慢慢向前挪动，把耳朵紧紧贴在毡帐上，屏住呼吸仔细一听，刚好清楚地听到是刺葛在大声说话，只听见刺葛恶狠狠地说要一齐动起武来对付阿保机……。一下子可把她吓坏了，她只觉得顿时心里怦怦直跳，两条腿发软，好象失去了知觉。她强打起精神在黑影里站着，一直等到这帮人一个一个离去。她回到帐里二话没说躺倒便睡。安端因为自己心里有事，也就没有十分注意她。

这一夜粘睦姑翻来复去睡不着，她虽然还不完全知道刺葛阴谋策划叛乱的全部内容，但是她却预感到一场杀身之祸就要临头。她越想越怕，越感到事情严重。她又不敢对她丈夫安端表白自己不安的心情，只能自己暗暗地打主意。好容易熬到了天明，粘睦姑轻轻走出了毡帐，一口气向阿保机的宫帐跑去。

阿保机一大早就被叫醒了，他起身去见粘睦姑。只见她神色异常，浑身颤抖，不知道出了啥大事

情。粘睦姑尽力保持镇静，一五一十地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阿保机。

阿保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消息震惊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四个弟弟竟会纠集在一起跟他闹事。凭他多年处事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必须迅速采取措施以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阿保机当机立断要先下手，当时就叫来了侍卫官，紧急下达命令，派他的“腹心部”侍卫军（他的亲信卫队）马上出动去包围刺葛的毡帐，先把这个首倡作乱的头子严密看管起来，切断他和外界的任何联系。这抢先一步的应急措施在部落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迭刺、寅底石、安端一个个都掩门闭户不敢出来行动，就这样第一次叛乱才没有爆发。

粘睦姑的立功行动，后来受到阿保机的封赏。

这件事仅仅是叛乱斗争的开始，还远远不算结束。阿保机决心要揭开这个“谜”，彻底弄清楚这一严重事件的全部活动情况。经过几天紧张而详细周密的了解，初步查清了叛乱事件的复杂背景。公开站出来叫嚷作乱的都是阿保机的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躲在背后支持叛乱并出谋策划进行教唆的都是部落里的守旧贵族。这些守旧贵族中有不少又都是阿保机的长辈，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帮人多势众的顽固势力，

而羽毛未丰的阿保机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阿保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他们。面临这复杂棘手的问题，阿保机心事重重左右为难。他经过一番痛苦的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用忍让、妥协的办法来换取兄弟之间的重归于好，以避免可能引起更大的动乱。

阿保机采取契丹族“登山盟誓”的作法来了结这一事件。他选定了一个吉利的日子，亲自带领着刺葛、迭剌、寅底石、安端兄弟几个都骑上高头大马，在侍卫军的卫护下，向附近的一座小山进发。到了山前，大家都下了马，吃力地爬上了小山的顶峰。随从人员急急忙忙把带来的各种祭品摆放在一块不大的平地上。阿保机稍稍休息之后，就和兄弟几个人面向东方初升的太阳，站成一排，按照契丹族祭拜太阳神的风俗，举行了庄重的“杀牲盟誓”仪式。他们一起行了祭告天地的叩拜大礼，接着，一个接一个向天发誓。每个人都要表示：从今往后兄弟之间要尊长爱幼和睦相处，谁再敢搞阴谋、闹动乱就要受到天的严厉惩罚。阿保机还表示赦免了他们的罪行，不再追究。

在这次“登山盟誓”之后，阿保机免去了刺葛的“惕隐”职务，调他去当契丹族中最大的部落——迭剌部的夷离堇（jīn仅），负责掌管部落的军事。

一次对天盟誓的活动能使刺葛洗心改面，真的悔改吗？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刺葛认为盟誓只是随便说说，这有什么要紧！他认为阿保机软弱可欺，所以，他阴谋叛乱的活动，非但没有停止过，反而更为猖獗起来。

公元 912 年初春的一天，刺葛碰到了他的远门叔叔耶律辖底，他在部落里担任于越的官职（于越是位在百官之上，握有部落联盟的军事和行政大权的人。阿保机执政后，权力逐渐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于越成了空有其虚名，而没有实权的官职）。辖底这个人，满肚子使不完的馊点子，无论对谁一向是好胡搅蛮缠，无理也要强占三分。谁要是和他打交道，吃了亏也不落个好。他平时最爱结交一帮子巧言谄媚、油嘴滑舌的无赖之徒，他实际上成了部落的一霸。投靠他的这一伙人，到处惹事生非，受欺侮的人都憋一肚子气也不敢得罪他们。今天辖底见了刺葛，不由分说伸手就往毡帐里拉。按理说他们是叔侄关系，见了面应该是亲亲热热，可是辖底一句话也不开口，却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sǒng 耸）然的冷笑。刺葛被吓呆了。过了一会，辖底装模作样地说：“听说你们兄弟几个去登山盟誓啦！”刺葛支支吾吾不想再提起这件事，可是，诡计

多端的辖底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就直截了当地说：

“离了你大叔办不成大事！”经过辖底一番挑逗和引诱，一个实际上在辖底直接操纵下，名义上以刺葛为首的叛乱集团，正在一步步集结和形成。

公元 912 年的夏天，阿保机带着部落联盟的兵马去攻打西南方面的几个小部落。同时，他也派刺葛带着一支兵马去攻打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到了十月间，阿保机征服了这些小部落就要胜利返回，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刺葛抓住了阿保机出兵在外的有利时机，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武装叛乱。他们打着维护旧的部落民主选举制度的旗号，指使他的几个弟弟分头带兵扼守在阿保机回军的道路上，准备在半路发起出其不意的突然截击，妄图一下子把阿保机消灭掉，以便自己取代部落首领的地位。

阿保机统兵返回契丹，不~~过~~~~多~~~~远~~就见各路~~兵~~纷纷回来报告说：“前面各处~~要隘~~都有重兵埋伏，刺葛的一支精兵已在大道上列阵以待。”阿保机心中暗暗思忖：“登山盟誓”已无济于事，兵刀相见已迫在眉睫，如何处置才能化险为夷呢？他决定立刻召集随军将领曷鲁等人在一起商议。大家都认为这突然发生的严峻局势，使他们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如果贸然

进兵硬拚，势必造成孤军作战四面受敌的境地，避开正面作战迂回绕道前进，有失“可汗”尊严，面子上太不光彩。商量到最后还是阿保机提出了一个不动一刀一枪的政治解决办法。阿保机命令大军迅速向南退移，同时又令左右随从赶紧准备一次部落的选举仪式——“柴册仪”。

“柴册仪”在一处山前的空旷平原上举行。用砍伐来的树木搭成了一个三级祭坛，台阶和祭坛上都用毛毡铺地，上面再搭一个简易的小屋子，叫做“柴册殿”。祭坛上供奉着香火，四周遍插旌旗，在烟雾缭绕中远远望去活象是一座立在云端的仙阁。

阿保机在契丹部落老人们的簇拥下，缓缓登上了祭坛。接着便开始了对太阳神的祭拜仪式。经过了极其复杂而烦琐的叩拜活动之后，阿保机兴冲冲地走下祭坛。这时候外戚（母亲或妻子氏族中的人）中的一位老人已给他牵来一匹马在台下伺候，阿保机接过缰绳翻身上马，猛地抽了一鞭，只见那马身子一纵，四蹄腾空，一溜烟地向前奔去。跑了一程，速度慢了下来，阿保机故意从马背上跌倒在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跟在后面的人也都慌忙下马跑上前去，用一大块事先准备好的毛毡盖在阿保机的身上。在这肃穆的气氛中，四周显得格外寂静，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仪式的进